歸樸龕叢稿

長洲彭蘊章詠莪

卷十　雜著　書後

中庸跋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子思慮其不明於後也著書明之又懼其流於晦入於歧也故名其篇曰中庸若逆知後世異端之學將託於此故二章曰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十一章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十三章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反覆申明中庸二字之意無非懼人之墮於幽渺

而入於異端耳後人解中庸雖以楊氏講未發之中游氏講知風之自猶不免誤入歧途爲朱子所辨正他如張無垢之中庸解又何論焉竊謂居今日而解中庸先當舉反中庸索隱行怪遠人爲道三語以爲戒而後可探性道之微舍是則已失著書本意矣

性本有上中下三品而善者多惡者少故孟子曰性善就其多者言也程子言性分義理氣質朱子於中庸性字專指義理之性觀率性之謂道句性惡者原不在列子思亦就其多者言之也又觀道不遠人可離非道則中庸道字亦與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者不同

中庸入手即言戒慎恐懼歸於慎獨與大學同本曾子之教也先儒有曰大學亦子思作故於曾子之言稱曾子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莫作無喜怒哀樂解正是四者全備於中如夏無雨雪冬無雷霆而雨雪雷霆無日不藏於於大塊之中至治無爲而禮樂兵刑無一不備於朝廷之上

小人之反中庸立異矜奇之士至有自放於禮法之外如原壤之母死而歌者故曰無忌憚也

道之不行也知者過之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皆未能

守中庸者蓋當時高明之士不免流入異端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日用尋常之道人多忽之亦如蔬穀水漿常食之物厭其淡而無味必別求爽口者高明之士所以過之也

爵祿可辭白刃可蹈雖不得謂之中庸不猶愈於苟富貴苟免死者乎故下章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寔與上章相發明

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好名之士也好名則必求異乎人求異乎人卽背乎中庸矣故非遯世無悶者不足與守中庸之道

道之費而隱極之莫載莫破而仍察乎上下語至此恐開後人惝怳之思故下章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提撕警覺之意深矣

忠恕者一貫之傳曾子得於孔子子思得曾子之傳復於中庸發明之其在大學即所謂絜矩之道也

人於庸德庸言修其慥慥之行尚何至索隱行怪遠人為道流入無忌憚也哉故於十三章申明庸字

素位而行即所謂庸也居易俟命中庸之君子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俟命之極功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下學而上達也務為高遠則舍中

庸流入異端矣故中庸以卑邇爲基

卽鬼神以明道之微而顯天下至幽至賾之端無踰此矣要歸於誠之不可揜以明天下之道皆不虛也虛則不誠不誠則無物鬼神亦物也物未有不誠者

孔子行在孝經人生百行未有不自孝始者大孝達孝卽孝經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中庸不獨與大學相爲表裏又與孝經相發明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明乎郊社禘嘗之禮義者爲能不忘其本聖人以孝道治天下放之四海而皆準故曰治國如示諸掌也

智仁勇三達德其詣未易臻也求之好學力行知恥而近之矣非所謂下學上達不務高遠者乎

非明不能擇非强不能執愚柔之人方且奮其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以求至於明强中庸豈矜頓悟乎

九經歸於一一者誠也明爲天下國家者無一事可以虛假與大學治平始於誠意同

至誠如神誠之極明之極也豈術數之學所得而擬之

至誠無息天行健也不貳誠之極也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法天之學也卽大學所謂緝熙也

三重以下復推至事功與九經章同知中庸非空言德

性三十章尊仲尼以明學之所本

三十一章推言至聖之德時出不窮而皆足以及民誠之充積彌綸天地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始盡首章位育之功三十二章參天地之盛

末章又歸到慎獨闇然日章仍是遯世不悔居易俟命也內省不疚不媿屋漏仍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仍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推而致之足以位天地育萬物也篤恭而天下平平於中和之德也至於無聲無臭始盡篤恭之妙亦仍歸慎獨而已

中庸一書始於天命終於天載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是書爲言天之祖故後之爲二氏者得託焉子思若早慮及之故名其篇曰中庸又於素隱行怪道不遠人反中庸之小人三致意焉吁以此爲防猶有竊其說以害道者

讀孫子書後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何謂也伐謀者去其主伐交者去其助去其主則無兵矣不得已則去其助以孤

之而皆在兵機未萌之先非事既著而圖之也修內政定民志振軍威使敵不敢生窺伺之心是謂伐謀是兵法之上者也不在用兵而在內治也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懼喪師而民攜民攜而晉得乘其隙也勾踐棲會稽十年不收於國載稻與脂以行國中無不餔也無不醱也必問其名一旦興師伐吳國之人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婦戒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遂滅吳蓋孟明三年行兵法於秦勾踐十年行兵法於越而秦越之人不知也其得兵法之精者乎

讀漢書昭帝紀書後

漢武帝時無利不興然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孝昭承武之敝不數年間蠲租賦減漕三百萬及口賦錢罷鹽鐵酒榷之利然而百姓充實耕桑益衆雖文景之隆蔑以加焉豈非善裕國得養民之道哉歷觀前史極盛之朝往往傾府庫恣奢侈坐致耗竭於是乎有言利之臣殫精肥國不顧瘠民民瘠而國復不肥岌岌乎殆哉苟非恭儉何以善承其後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又曰幹父用譽意承考也其漢昭帝之謂乎然非有霍光賢輔不能致此亦非昭帝信任霍光不能致也

讀孟子書後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蓋先王之法創之盡善可無流弊也行之日久民習而安也是以更張之禍甚於因循前史所載詳矣非獨更張不可成法廢弛已久亦未可驟議盡復優柔漸漬以匡正之則不嫌於操切矣善爲政者於法之將壞而修明之默運潛移復歸於正未嘗見赫赫之功而冥冥中已澤及生民福貽後世其斯爲見事於幾先弭患於無形者乎

讀易緯書後

經緯之義上法星辰經正緯奇理不相副是以平子恐其迷學仲豫稱其雜眞雖免煨燔詎云典要世傳乾坤

鑿度是類謀通卦驗辨終備等書皆屬殘編語多隱怪疑非聖人之作有類漢代之言儒者學易將探性命之精究陰陽之奧上契羲文之學下通民物之情必當擇善而從豈可好奇而僻惟前代既以配經未必盡歸僞託是以千載以來莫之或廢劉彥和謂事豐奇偉詞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硏經之士引爲博覽之資其亦可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讀戰國策書後

嘗讀孟子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知其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

也陳仲子齊士之巨擘也而孟子譏其避兄離母未能充類於此歎孟子知人之明不爲世俗所惑也匡章處不得事父之時而知自怨自艾陳仲子處可以事母之時而不事此其所以異也及讀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曰於陵子仲尚存乎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是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也始疑威后之爲政過猛也殆所謂操切者也既而思之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三月而魯國大治沈猶氏不敢飲羊戮一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豈得謂之操切乎夫刑之設所以齊風俗也陳仲子之爲人孟子非之威后欲殺

之皆懼其敗壞風俗而已故威后此言戰國人君所不能道其得爲治之機者歟

讀朱子全書書後

天之未喪斯文越千百年必生大儒以紹先聖之心傳使道之晦者復明緒之絕者復續孟子而後則韓子其人韓子而後則朱子其人也夫兩宋多賢勝於唐代濂溪康節皆精理數至二程子而其學益醇朱子本謹嚴之性務篤實之修極廣大之情究精微之蘊其註四子書於聖賢之言融會貫通一字不苟毫釐悉當發千秋之蔽障集諸儒之大成其功又在韓子上矣蓋自程子

昌明正學上追孔孟之心傳爲宋儒一大宗厥後楊游呂侯諸子皆得程子之傳各就其學之所近而傳之其徒其間已不無參差互異之處迄今讀中庸或問等書辨於幾微歸於中正而後程子之學釐定而無歧焉故不有程子無以開先不有朱子無以善後所謂相得益彰者也觀朱子教人必先從道問學始小學一書由孝弟入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此即古人立教之法也故由朱子之教則漢以來名物象數之書未嘗廢儒生之學未嘗遁于虛也其爲教循序漸進而不容躐等也主敬存誠而未可稍肆也聰明之士聽其自悟愚魯之

耆可以馴致也惜乎後之學者苦其難而不知其益皆思頓悟妄冀速成故學術復有歧也

此篇刪改去八行自記

書許氏說文後

許氏說文小篆也今以李斯繹山碑攷之戎下从十說文攷从甲暴下从本說文攷从米親上有𠂆今作親皆與斯異按戎已从戈而又加甲似嫌意複暴疑从本字得聲攷从米亦未詳其義豈不从李斯而從爰歷博學耶許氏但曰暴晞也从日从出从収从米徐鍇曰南史尚書孔琳曰姦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然則將糶必先日暴之也其說牽強恐非造字本意天下之物可暴者多矣豈獨米乎

書亭林集後

亭林欲以歲貢作令稱職者世其官盡寓封建於郡縣之中也其欲廢科舉則有鑒於明季黨援之患也又年未四十雖舉不仕曰所以息天下躁進之心也夫三代多世官抱道之士伏處者不少矣故廢科舉即所以息躁進又有鑒於明季用人太驟也昔江西某鄉生神童少年登第傾動一時鄉之父老督課子弟益嚴子弟多夭亡名利之相耀其害可勝言哉

又書朱子全書後

文公在閩猶孔明在蜀相傳遺蹟甚多亦不無附會然如閩俗婦人所戴兜名文公兜所拄杖名文公杖兜以

蔽而杖以防身皆敎之禮義也以此見賢者處世不在得位行權兩賢開閩蜀之狉獉斯愛斯傳宜矣文公不得位尤難於孔明所謂過化存神者耶

文公生尤溪閩人稱舊宅依山山形如文公二字其說近鑿賢喆挺生固由山川鍾秀必謂如文公二字形則未可信惟即此可見閩人之重公故不當與辨

書困學紀聞後

朱子教人先道問學矣顧其時並世而生者多高明之士或原於道家或流於釋氏宗其說者紛紛以理學爲名而經術幾乎掃地矣伯厚挺生昌明經學於是漢以

求經師之說掇拾餘燼復存於天地之間伯厚之功偉矣有明一代少見經術至我　朝崑山顧氏開其先秀水朱氏繼其後至乾隆間而極盛凡漢儒餘緒可闡者靡不闡也上自經訓旁及說文以至子史百家有一名一義可備說經者蒐羅殆遍有太過無不及矣南宋以來開其先者伯厚也

書顧亭林音學五書後

子來閩南聞操土音者呼俞爲尤呼周爲俞而始知虞尤相通乃天籟也夫古無四聲之辨亦無音韻之書信口歌謠自然合節非所謂天籟乎自吳棫韻補至邵長

衛韻畧所謂古韻通者其說不同迄無定論如江韻惟邦字通陽昌黎平淮西碑可證餘字未見通者因邦字而遂謂江可通陽非也謂陽韻爲古無通亦非也讀是書可得指歸矣

書何大復集後

有明一代重科目多氣節之士信陽何大復仕中書舍人以諫抑劉瑾坐免官李東陽薦復職救李獻吉江西之獄又抗疏言義子不當畜邊軍不當留番僧不當寵宦官不當任其氣節有足多者後提學關中以經術世務教諸生關中士始知有經學今觀所著何子十二篇

有志經世非獨其詩可傳也惜年止三十九又位不顯
未竟其施至其論詩文謂詩弱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
法亡於謝似矣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
則非也蓋大復但知古文之有漢魏而不復知有周秦
昌黎文出於孟子安得以馬班爲古孟子非古哉

讀陳氏禮記集說書後

陳氏集說言禮運一篇疑是子游門人作篇首大同小
康非孔子之言陳氏此言眞具巨眼觀謀用是作而兵
由此起數語似老子之學孔子爲魯司寇三月而魯國
大治沈猶氏不敢飮羊使孔子久道化成未始不可外

戸不閉然孔子論治至三代而止未嘗希上古大同之治也

又書何大復集後

前明以制藝取士立法最嚴題解偶失文法偶疎輒置劣等降爲青衣社生故爲諸生者無不沈溺於四書註解及先輩制藝白首而不暇他務惟聰明之士不爲舉業所困始得早屏俗學致力於古文詞甚矣其難也何大復生宏治時正當制藝謹嚴之日乃能偕李空同倡爲古文詞以振興一世蓋二公皆少年登第而大復又有神童之號者也余少時學詩服膺何李顧亦爲舉業

所困未暇卒業今來閩南有縣丞彭海觀者信陽人也持是編相贈歲首無事讀之累日始竟回憶靑衿時爲俗學牽挽往往讀一家言不能竟今從政之暇可讀古人書矣而目昏神耗格格乎其不相入夫乃歎早離場屋得肆力于古文詞者誠厚幸也雖然世豈無山林遯迹之士不求名位縱心孤往以成絕業者豈舉業所能困哉亦惟其人之自爲而已

書白香山集後

樂天有志匡時屢見齟齬乃託于諷諭又見擠排始縱情詩酒曠放以終蓋非其本志也東坡亦然若處有爲

之時當遭遇之隆而慕二公晚年之所爲豈眞能學二公者哉

書二林公文集後

公爲先尚書第四子性仁孝頴悟好學幼時傾跌傷一目年十八成進士當宰一邑公弗樂仕進遂杜門服同里汪大紳學識訂爲文字交謂大紳曰吾年少登科於前賢制藝未窺堂奥用自引愧願復致力將何以教我大紳曰子文未脫俗氣難進于道當先讀薛文清儀封人題文萬遍公如其言果卒業其猛銳篤信大率類此後與大紳討論宋儒之學從事居敬窮理久而無所得

及讀子靜書豁然悟入釋氏遂不肉食精究三乘廣行施濟歲饑輒舉平糶以贍里黨其他義舉不勝書尤敦族誼割其產以周族之貧乏仿范氏義莊遺規而不立義莊之名名曰潤族田至今賴之或以不敷請益公正色拒之曰汝亦當自謀豈可恃此而惰其手足耶後尚書公年高左右就養往來南北未嘗一日離尚書公歿始閉關文星閣三年復往杭州台州諸名山禮佛刹訪高僧或一年或數月始歸居鄉不乘車不曳韡不謁官司名公卿之造廬者不拒亦不答晚年居文星閣每月朔望必歸謁家祠時余年四歲以上猶及見也嘉慶元

年正月二十日卒年五十有七道光二十八年祀吾郡鄉賢祠公於左氏傳史記三國志熟讀深思能悉舉其詞中年刊落浮華好曾子固虞伯生之文別著測海集一行居集居士傳籌書與是集並行於世吾吳爲古文者堯峯而後公其一也

書大理卿郭公所藏庾公德政碑後

大理卿郭蘭石先生早登詞館以書名於時嘉慶間館閣書多宗趙承旨先生獨宗率更後進爭相慕效京師書法爲之一變先生爲人耿介有直節嘗提學四川革除陋規廉俸外一無所取按臨至南部獲顏魯公書離

堆記以歸其高風有可想見者先生爲余伯父侍郎公典試閩中所得士余以是識先生壬辰冬余始挈家入都適先生典山左試歸相見於京師更以所得雕堆記本贈余因言近歲頗喜作篆隸字予舊藏篆隸碑版數十種存粱固巖舍人齋中先生自蜀歸已從固巖借觀頗稱善因出其所藏篆刻四種示余一岐昜石鼓一鐘鼎欵識一碧落碑一郎此李少温書庾賁德政碑也此碑自衡工後石已毀雖唐刻可寶也余方臨橅未竟而聞先生病未及一視遽聞凶耗時道光壬辰十二月廿八日先生年四十八耳於虖哀矣爰書數語還其家遺

孤尙幼異日能讀父書珍而藏之可也

書福建壽寧縣志後

志稱丙戌秋大兵過壽邑民間逃竄一空兵屯城內黃昏時忽旌旗影現鼙鼓聲聞哄傳有女將帶兵至城內兵始出人以爲馬氏天仙陰兵救護壽民也丙辰秋僞都尉逃兵過境亦如之冢吾蘇於嘉慶甲戌正月四日亦黃昏時訛言盜從海至葑門外居民扶老攜幼逃避入城比夜深城閉不得入者號哭于外而官亦授兵登陴矣余時年二十三家近葑門但聞城外人聲鼎沸鑼聲及火鎗聲徹夜不息以爲明日此地當作戰場矣及

天明沸聲止城始啓皆言昨夜所見乃陰兵兵皆乘舟火光燭天居民疑爲盜乃鳴鑼放槍以拒之其沸聲皆人聲而陰兵無聲也蘇人疑癸酉林清之亂松江兵多亡於外其魂爲祟亦未必然是年夏大旱地生毛斗米錢六百此其爲灾也明矣因見壽寗縣志紀所謂陰兵者追憶吾鄉甲戌之異故記之

書福寗府志後

按福安縣志載黃雲師撰明劉中藻忠烈傳言忠藻被我兵圍困飲鴆不死割手腕傅以毒藥又不死諸將請決戰中藻曰死吾分耳僥倖屠吾百姓無庸也卽作書

與二督遂自縊死以此觀之中藻當危急之秋尙不肯屠戮生靈以僥倖成功而福甯府志載順治四年十月福安進士劉中藻帥兵稱隆武年號來圍城七閱月城中米貴每石十兩餓死者無數後中藻於龍首山截松木爲礮拋入城內次年四月城陷殺州尹旋攻福安銑甃知縣郭芝秀恣行劫掠殺人無數是豈中藻之所爲而府志何言之鑿鑿耶康熙朝知府劍南李拔纂府志謂中藻蹂躪桑梓亂賊之行不得列於忠義遂削其名而其子思沛仍得與焉是可異也夫以中藻之行不應有舉兵圍福甯之事而福安乃其鄉里更不宜加以劫

掠豈當時擾亂土賊託名於藻而福甯之人未知耶抑藻不能約束其兵將而乘亂刼掠藻亦無如何耶又豈鼎革後傳聞之誤耶今府志與縣志褒貶不同當存其說以俟考證焉

書耿恭簡公耐煩說後

有筮仕為令者請教於先生先生叩其要如何曰要廉先生曰否否要耐煩廉乃本分非奇節也使自負其廉則上弗禮必不耐煩而傲下弗順必不耐煩而暴諸過叢生矣故耐煩為要昔陸象山曰耐煩是學脈非特為令要術也按耐煩者卽論語剛毅木訥之毅字士大夫

得之可勝重遠之任

書敦艮齋遺書後

敦艮齋遺書爲五臺徐廣軒先生著先生湛深易理能發先儒未發之祕其說他經亦往往證以羲畫左右逢源在宋人中間或有之求之近代罕遇其人也余入閩以來得見明來瞿塘易註亦多出於妙悟惟瞿塘止於說易而先生由易理以鞭追身心其道又微異也其中庸解一卷講中和之義日遊於倫理之內平平常常人我兩忘不但無不好之可嫌亦並無好之可驚豈非太和氣象乎此數語非眞得中庸至理者不能道

書尚書集註音疏後

江艮庭名聲吾吳人工篆書著尚書集註音疏手書篆字刊版行世垂六十年矣先生是書凡有大篆之字必書大篆大篆不足繼以小篆不獨疏解精核讀是書兼可識大篆其有功於世不淺也後其孫沅爲名諸生亦能書大小篆晚年遯於釋

書明戚少保紀效新書後

右明總兵戚繼光撰紀效新書十八卷其言曰紀效者明非口耳空言新書者出於法而不泥於法是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孰能與於斯故根之

於性發之於誠合民與上同意則固之不以城郭居之不以宮室藏之胸臆而三軍服者此古之賢將也善哉言乎雖諸葛心經曷以過之繼光歷鎮南北皆有赫赫之功乃以臺諫一言遽爾更調爲可惜也余視學閩山嘗由羅田登白鶴嶺遥望東海礮臺舊址隱約猶存相傳爲少保禦倭寇時故蹟令人有餘慕焉

書朱竹垞原教後

竹垞之言曰倡爲三教之說者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聖人之教非有所不足必待佛老濟之也彼持其過高之論不近人情之事行之中國有時而窮愚者不察遂

惑其說至等聖人之教而三之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不若矣竹垞此言昌黎晦菴之言也其無可議者也然正其名可也闢其教可也至以此論人則不可盡自教化衰微而佛老之說流行於天地之間已千餘年矣入乎彼者雖理解超妙固不足紹聖學之傳然其屏嗜欲絕聲色懷淸履潔不染垢氛不猶愈於世之急功近利罔知自愛者乎若槩目爲小人之歸則彼急功近利者其謂之何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於此見聖道之大故狂狷之士猶將進之中行彼懷淸履潔不染垢氛者設生孔子之世安知不可與狂狷之

士同列門牆而受裁成於聖教乎即今出門交友將取懷清履潔不染垢氛者乎抑取急功近利罔知自愛者乎吾知竹垞於此亦必有辨也故竹垞之言可以正名而不可以論人果能志仁無惡雖所託殊塗猶望為聖賢之所與苟不能志仁無惡雖日闢二氏縱為聖門所棄耳

書龍巖蔣丹峯雪堂退思錄後

右雪堂退思錄蔣丹峯比部輯丹峯名翎篤學勵行君子也輯先儒格言以勸世者多矣顧或詞繁義奧淺學不能卒讀讀之而未必領悟猶無益於世也是編所錄

皆切近身心日用毎則多不過數語或偶句或排句無曲折反覆刺刺不休之處讀之如青天白日人人皆知此丹峯之善誘人使人卒讀而冀其悟也余旣采其語入徇鐸莊言復題其後謂所見格言此最善云

書李九我宋賢事彙後

右李九我宋賢事彙載孫莘老覺知福州民欠官稅錢繫獄者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問其意曰求福也莘老曰佛尙未露坐孰若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免縲絏得福不更多乎富人從之囹圄遂空夫用財貴得其當權其輕重緩急而施之莘老

一轉移間造福無窮爲守令者當知之

又載新法初行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有以書問康節者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魯語曰居官者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康節此言得其意者矣

又載范文正領浙西時大饑公設法賑救仍縱民競渡太守日出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又諭諸佛寺興土木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傷耗民力公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出有餘之財濟貧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爲甚是歲兩

浙惟杭州民不流徙公之惠也按此乃善因民俗杭州民多殷富素習繁華末技之民衣食於此勝於賑給升合夫勸民助賑則強所不樂縱令游宴無不樂從其有利於末技之民則一也至以工代賑尤爲良法在官經費無多工程有限杭人本信佛教勸修佛寺尤所樂從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文正此舉近之矣

蔚溪同善錄書後

蘇之葑門外有法雲菴從祖二林公嘗施棺木於此後歸入近取堂而法雲無復施棺矣嘉慶辛未春里人李

薌林啓瀛集諸善士在菴中供奉吕仙像募舉施棺施衣恤嫠惜字等善事名曰同善局薌林曾從先府君遊因邀余往余卽辦恤嫠一事募貲於人不敷者自任後庵中香火漸盛改建於附近地名靈官廟者殿宇高峻畧具園亭臺榭皆出檀施遇仙誕則張燈設樂士女喧闐而所行善事則未嘗推廣也又數年捐貲者漸少任事者亦稀有善士吕東林恒獨肯出貲維持不廢比余入都薌林東林皆歿惟施棺一事余家任之前募恤嫠亦因集資日少無力獨任遂有死者不復補十餘年嫠亦殆盡矣夫爲善以置產爲先而布施之家每好造屋

故廟成而旋廢者不少矣此同善錄乃在法雲庵草創時記冊書之以志三十餘年舊事兼勸世之爲善者當爲根本之計也

書震川文集後

聞前輩論明代古文家以震川爲冠冕意以其言之醇粹也後讀其文醇粹固有之矣又其意盡而止與世之有意爲文者有別夫有意爲文則其言未必由中震川之言無不由中所謂修辭立其誠故其品高也況乎如易圖論洪範傳等篇精理名言發前人未發之秘其根柢又足以勝人而不徒文品之高冠冕一代不亦宜乎

後之爲古文者不務求其根柢而斤斤於規製之間抑末矣

歸樸龕叢稿卷之十終

長洲彭蘊章詠莪

卷十一 評 跋

明人詩評

劉青田基

青田佐命卓犖古詩追韓逐杜刋落華詞孔明梁父鄭公述懷圖題釣渭兆作帝師

高青邱啟

季迪英妙枕葃百家探原漢魏博采菁華力追正始泛掃淫哇下開七子雅奏皇考

袁景文 凱

江左詩人華亭御史獻吉開先追步子美斷句清絶賓客堪擬風雅正聲闕除纖體

劉子高 松

司業英才詞采繁縟風月鑪錘鶯花杼軸織罷綺羅唾成珠玉妙擬飛卿蘇臺一曲

林子羽 鴻

閩南詩派儀部開先追蹤大歷陟峻攻堅琳宮縹緲清鐘悠然遥師彭澤飲酒一篇

浦長源 源

舍人詩品淸麗芊綿馬頭秋色衣上暮寒詩中有青佳句流傳長歌白雪送客荆門

高彥恢 棅

翰林典籍皐自布衣五言流調接迹左司空山淸磬落日寒扉涼涼子羽共抱瑰奇

袁敬所 無名

埥難兵後流落常山或稱姓樂編修其官五柳詩成擲筆濺淚藜杖芒鞵抒君忠思

解大紳 縉

參政詩裁倡名臺閣繡衣一篇贈友所作潤色有餘希

聲難索賓之以前傳人落落

曾子啓 棨

襄敏五言中唐風格京口斷雲廣陵殘月車駕一篇氣潤金碧赤嶺黃河送人西域

薛德溫 瑄

文清學道不以詩名春風沂水鼓瑟希聲秉軸中朝文淵祕閣諷詠琴篇笛中梅落

鄭元登 登

定襄雄肆輘轢詩壇登樓送別豪氣鬱盤客路風霜寒牕兒女遷謫傷懷引商刻羽

陳公甫獻章

檢討濳德從祀宮牆志崇實學豈務詞章非嘗口腹當求菽水冬衣一篇古之孝子

王世昌越

太傅詩豪不假雕餙抒寫性靈惟意所適忠吐肺肝氣阻金石雄鎮九邊雲霄奮翼

李賓之東陽

茶陵起衰主持風雅永樂以來斷推作者萬籟振風一木支廈七子踵興誰云和寡

李獻吉夢陽

獻吉雄健逼肖少陵激昂騰踔千載爲傾軼宋越元風
雅之盛學步紛紛衣冠優孟

邊廷實 貢

華泉挺秀風骨珊珊徐前何後並轡詩壇斷雲白雁斜
日青山希蹤大歷高躅誰攀

何仲默 景明

信陽秀朗笙磬和鳴實偕北地同祖杜陵上追漢魏鮑
俊庾清起衰振聵西涯是承

徐昌穀 禎卿

廸功超儁應無盡無李何鼎峙盛名非虛氣兼風露光

逼曙烏方斯詩境與古爲徒

孫太初 一元

安化王孫太白山人足踏五岳奇氣超羣零篇遺世鶴唳鐘聲青鞋布襪埋骨吳興

楊用修 愼

升庵沉博拔戟稱雄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匪資人力亦奪天工五言穠麗未造沖融

薛君采 蕙

吏部諍臣詩追雅音松間閒領石上調琴淒涼滄海寂寞黃金草堂歸去風月成吟

文徵仲 徵明

待詔詩名掩於書畫步武中唐聲情豪邁金陵之作西掖之篇玲玲振玉風骨高騫

王履吉 寵

貢士摹古軌範顏謝刻畫求工斧痕未化七言高格吳下所宗秋瘦諸什想見高風

高子業 叔嗣

蘇門詩品昌穀齊名徐以雅韻高以深情琴心入妙石氣自青古歌一闋畧見平生

王道思 慎中

遵嚴著作媲美歸唐即以詩論顏謝升堂麻姑之山白鹿之洞勝地遨遊佳篇起諷

皇甫子浚 沖

子浚詩品接迹高徐五言淡古遊心太虛壎篪風雅唱和不孤秋蘭聲馥流譽三吳

李于鱗 攀龍

歷下詩名推崇失實奚過前人斷歸長律旁蒐斷句語近情深塞上諸什作者之林

王元美 世貞

弇州博學詩亦超倫尤工樂府古意今陳長律高華未

錘鎔煉託體大家才終魁岸

謝茂秦 榛

四溟鍊句氣逸調高五言獨步七子稱豪古體師唐未化拘守風骨自超夐乎尚友

高雲從 攀龍

忠憲純修詩止一藝偶合淵明學非刻意抒寫性眞獨標高致擊壤餘風悠然天籟

程孟陽 嘉燧

孟陽詩格韶秀出塵碧桃春晝脩竹水濱公安同調變體日新子湘蒙叟毀譽非眞

陳卧子 子龍

黃門崛起壯思高騫希蹤七子追步唐賢九龍移帳萬馬窺邊竟陵餘習掃迹雲烟

徐俟齋 枋

俟齋忠孝槁餓空山詩緣畫癖麋鹿往還庵名落木峻嶺高攀蘼蕪一曲別意人間

黃陶庵 淳耀

陶菴忠義古文名家鄉閭殉節青史增華朝政日非顛倒黑白彷彿五噫野人歎息

顧亭林 炎武

亭林純孝爲古逸民包羅衆藝鼓鑄洪鈞詩篇末拔大雅扶輪夷齊高躅千載同論

楊升菴石鼓文跋

岐陽石鼓始著於唐昌黎歌之後人莫敢易其說歐陽三疑不可廢也所存字可覩者寥寥明楊升菴補之使皆可讀奚免向壁虛造之譏史載議大禮時升菴率太學諸生二百餘人哭於午門同姓承祧鐘虡無恙何哭之有終明之世儒生被禍皆議大禮一端不得其平有以開之今覩石鼓益知爲好名所累也

先府君制義跋

不肖生二歲而孤不及事吾父側聞諸伯叔父相語及文字輒推府君府君性穎悟早歲工爲文年十六偕伯父侍御公同遊黌序累試冠軍文譽日顯丙午領鄉薦方是時諸伯叔父相繼捷南宮而府君不幸早世吳中士大夫皆爲扼腕府君於文趨向最高方成童時已取法先正於正希陶菴得力尤多洎累赴鄉舉不售始降格爲應舉文字而先民矩矱一步一趨遺貌取神其眞自不可掩憶自丁卯歲叔父葦間公出府君遺稿若干首以付蘊章曰汝父所爲文十倍於此今散佚僅存然一生心血畧見於此矣蘊章受而藏之迄今星紀一周

始得借鈔翊繕寫編次以付剞劂山陽汪瑟菴先生府君同年友也慨然序而行之惟時又得伯父修田公所藏若干首錄爲補遺謹述顛末以誌卷尾時嘉慶己卯夏日

陳白沙字卷跋

此白沙字卷二林先生跋云以茅縛筆而書白沙詩有茅君始用事入手稱神工之句又云康熙年里中某陷寃獄先侍講爲白之某持金以報公擲金於地乃以白沙字卷獻於此見侍講公之清操而世風之直道而行亦可見也近日士大夫居鄉任事者或有所爲其無所

爲者無不畏事有所爲則失已畏事則失人二者皆非權其輕重不得已而從畏事者何能白人寃獄耶此卷別爲二林公得非先世物竹坡公以賜藴章今藏之又三十年矣道光乙巳五月書於京寓詒穀堂

志矩齋圖跋

六世祖雲客公以進士仕廣東長甯令不得志而歸閉戶潛修從事居敬窮理之學於里中結愼交社講論義理之學與科舉業兼遠近負笈來學者幾三百人此圖年七十時作嘗曰我非敢希聖蓋當聖人志矩之年我方志學耳公少好道家言究修養之術有所傳眞詮一

書不著撰人名氏蓋希夷抱朴之流也圖脫帽持扇作納涼狀

黃忠端公儒行集傳跋

蘊章讀先五世祖侍講公文集載黃石齋先生儒行集傳序知其博采古賢人事實爲儒行十六條百二十二義之明證洵足羽翼聖訓昭示來茲而惜未得見其書也洎遊京師僚友林君揚祖江君鴻升皆閩人也先後贈余漳浦集皆存其目而不載其書始知先生著作甚富集中不能全載幾疑是書無復存矣道光丙午視學來閩求之漳州不得久之漳浦教官林鳴宴蘇克諴始

從黃氏後裔錄一編郵至余既快然得讀生平願讀之書將謀付梓適聞鼇峯書院舊有藏板因向院長林太史春溥索觀已不無朽蠹遂取漳浦所錄本補其殘缺校其舛誤刷印以廣流傳夫儒行不一自居何等性之所近可勉而至標前賢之言行樹後學之楷模必有讀是編而慨然興起者也先生所著書今鼇峯藏板共有九種曰三易洞璣曰易象註曰洪範明義其孝經月令儒行緇衣坊記表記皆曰集傳康熙三十一年侯官鄭官諭開極視學浙江時所刊官諭作總序一篇又別作孝經集傳序餘皆無序今是編卽刊先侍講序於卷端

而并識數語於末

先尚書公入學試卷跋

道光丁未秋章按試泉州於遺卷內錄取佾生惠安林春光在列翌日來謁持先曾祖尚書公入學試卷爲贄詢問何來則其曾祖象湖中允諱之濬於康熙丙申歲視學江蘇先曾祖爲所得士中允旋罷官攜卷歸閩子孫藏之至今因即發篋視尚書公年譜所載入學名次文題及學使姓名籍貫官階悉合遂再拜受之并言於太守使春光入清源書院肄業以期學之有成焉夫學使校士三年所閱卷動以萬計所錄亦以千計及其去

也將无礫視之幾見輦至其家什襲藏之者卽藏之而子孫無讀書好古之士亦必飽蠹魚之腹或付之一炬何能歷百數十年尙存乎於以歎中允愛士之心爲不可及而子孫之賢亦可見也夫地之相去也四千餘里時之相隔也百三十年而故物復歸亦世間希有之事況章先澤所存宜何如欣喜珍重也耶爰付裝池而志其所由來如此

重刊侍講公小題文稿跋

先五世祖侍講公有南畇文稿行於世迄今亦頗殘缺歲辛丑余在京師由家郵至一部旋因長樂梁中丞章

鉅寓書言欲選刻名家制義向余求先世遺稿因即以郵致中丞後亦未見選刻欲再得一編家中已無藏本近日寓書至家修版刷印尚未卜能整理否也福州王生道徵為余所得士出所藏先侍講小題文稿一編相示余受而讀之有已載南昀文稿者有未載者蓋是編刻於前南昀文稿刻於後且是編所載皆小題故不無互異亟付梓人重刊行世予昨在泉州從惠安肖生林春光得先侍書入學試卷今復從王生得先侍講遺稿結文字因緣復祖宗手澤藴章閩嶠之行誠厚幸矣哉

道光二十八年孟夏八日

秋士先生集跋

族祖秋士先生布衣徒步壁立千仭至飢餓不能出門戶未嘗丐貸於親朋惟二林餽之則受所著古文似周秦諸子非漢以下筆墨詩工造句氣骨超俊不著纖毫塵垢二林刊其詩文行世并爲之傳嘉慶間修家譜偶遺其傳他日續修亟宜編入甲辰十月書於京師

二十二史感應錄跋

易言積善餘慶書言作善降祥經訓昭垂尙矣太上感應篇雖出道藏而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本春秋左氏傳語其所勸懲皆切於民生日用與道家諸書之尙符籙

講導引者不同後人或援稗官野史及里巷傳聞爲之詮證不免爲儒者所輕余家自先五世祖侍講公以來世守文昌陰騭文以爲束身寡過之資先大夫少孤力學刻意潛修兼奉感應篇一書嘗輯正史所載善惡報應之彰彰者若干條曰二十二史感應錄以明勸戒刊版行世垂六十年吾吳及京師久已風行今蘊章視學來閩重刊以廣流傳俾承學之士見援引皆本於史傳益以信感應之不誣而檢束身心以迎善氣未必無功於世也夫人爲善爲惡未有不自知者知爲善而充之善心日擴善氣日臻矣知爲惡而縱之惡心日熾惡氣

日盈矣即此善惡之心積而爲吉凶之應則不待庚申三尸之奏月晦司命之言而始邀天鑒也此心之炯然難昧者卽謂之三尸司命可也銅山西傾洛鐘東應以類相感在物且然而況於人乎

王夢樓蔣山堂合璧書册跋

二林先生五十初度丹徒王夢樓杭州蔣山堂各書阿彌陀佛經爲壽先生裝成一冊手加評跋盛稱兩君書法而於山堂尤推服焉山堂書學鍾太傅筆意渻古非如夢樓之千人皆見者相傳山堂作書磨墨貯杯中舉筆直下直起墨皆聚於筆端故雖閱數十年而其光如

淋淋漓若作書者此余聞江鐵君沅言之鐵君事二林久所聞當不誤也是冊亦竹坡公所賜幷志之

先尚書公年譜跋

先尚書公年譜一冊前皆手書六十以後間有人代書者公歿後未及刊行章嘗攜至京師請同里潘相國爲之序今又閱數載因循仍未刊也覩年譜所載公於臚唱後卽直南書房當時膺此選者皆講讀以上修撰入直自公始又雍正九年初設軍機房南書房翰林常鈔寫奏摺特賜筆墨此近日所不知因讀公年譜幷志之

先祖榮祿公手書家塾規條冊跋

先榮祿公歿時年四十吾父暨諸伯叔皆幼惟伯父侍郎公侍御公已學爲文塾師爲吾鄉名士吳貢園先生名智其文樸實說理有先輩餘風每遇課期先講題旨再授作法或先落此字後出彼字或先落彼字後出此字兩人作法不同文成即改改定講貫令各繕清本幷呈榮祿公閱公遇期雖至漏三下必危坐以待自爲講說文義然後就臥此章幼時聞之侍御公者以此知當日父師之教皆非晚近所能及也此公所書家塾規條冊爲侍郎公所藏嘉慶己卯章應禮部試在公案頭攜歸及道光壬辰將入都補官仍歸從弟茂孫俾收藏焉

黃石齋先生書榕頌跋

晦翁書石刻遍天下閩中尤多雖以人重亦其書本卓犖也石齋先生亦不以書名今觀石刻榕頌渟雅秀逸脫胎晉人乃知書雖一藝從學問中醞釀而出自有異於人也先生當甲申之後將入南都猶與諸弟子釋奠於先師講書於書院而後行其視講學無一日可廢成仁取義豈一朝夕之故哉

從祖學士公手書經解跋

右經解百二十條從祖學士鏡瀾公手書公任　國史館提調最久性耿介不阿流俗屢忤掌院大學士和珅

被沮罷職旋病歿京師時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也此手書經解考證淵博條理分明大約爲翰林時所作今曾孫季甲藏焉公所爲應舉文確守先輩準繩精意內含寶光外發迄今幾及百年而光景常新知其當時不揣摩風氣故日久亦不隨風氣爲轉移也先君子制義爲公手評者甚多以此見古人雖入仕途不廢故業學之所以日進而因此日遠流俗故人品益高矣

浯溪異石記跋

浯溪異石記其文自左至右與他碑異惟疏從朿旁不免見呵於墨守說文者然書法古峭豈得謂之俗手

壇山石刻跋

壇山石刻吉日癸巳四字金石家言穆王遊乎八極而遺其馬蹬於玆山故一名馬蹬山其說已不經又云李斯見之七日起歎其字旣非蝌斗亦非籀文而云在李斯之前未見可信

吳禪國山碑跋

此碑爲師宜官書如渾金璞玉惜少可搨之字其存者猶分明可見筆意也皇象書天發神讖自創一體筆力蘄絕與此碑異曲同工唐李少温自負其書謂李斯而後直至小生少温書誠數百年冠冕矣然云直接秦相

則尚有皇象師宜官等未可盡歸湮沒

魏孔羡碑跋

魏封孔羡碑尚承漢法有古拙意至上尊號受禪則發越流麗開唐隸之先聲矣此碑拓本爲笪江上所藏盖明代物也

祀三公山碑跋

此碑在篆隸之間筆意湻古新莽始建國時作也西漢碑已不可見惟五鳳二年甎刻模糊未見筆意此碑在東漢之前字法亦由篆入隸余所藏舊拓可珍也

唐李少温栖先塋記跋

居今日而觀秦漢刻苦於徒見形模不見筆意隸字尚有鋮綫可尋篆碑更少竟乏準繩是以學篆尤難若不見抑揚起伏跌宕頓挫之致雖老於此事亦未版說文耳嶧山碑杜工部時已木刻漢及三國雖間有篆刻存者字數太少惟唐李少温書傳世尚多而亦有翻刻此栖先塋記尚是原刻結搆謹嚴方正筆意未湮堪爲後學津梁

漢孔宙碑跋

漢隸率多沉著充滿少虛和之致其腕下虛和跌宕多姿者惟禮器曹全二碑禮器活潑丰秀已開褚河南先

路書全資媚而謹嚴出土最後前人所未見然患太工雖渾厚內含終乏蒼勁矣惟孔宙碑天骨開張於蒼勁中仍帶虛和之致鸞翔鳳翥獨絕千秋後人罕步後塵

漢裴岑紀功碑跋

裴岑紀功碑在巴里坤末云立德祠以表萬世一本作海祠碑在天山之上疑海字爲訛長樂梁中丞章鉅任甘肅布政使贈余拓本亦作海祠後知天山常爲積雪所封人跡不到山下有翻本過客所得皆非眞本也字形矩方筆勢開拓規模自在

文衡山書金陵雜詩卷跋

此衡山自書金陵雜詩凡二十首皆七言律蓋應秋試時作書與寓主人沈先生者詩曰紅塵來往十年交三宿高齋不憚勞脫略時情眞長者延緣世講到兒曹蓋衡山已三度寓沈氏又與其子同赴試也又云青衫潦倒鬢垂肩一舉明經二十年老大未忘餘業在追隨剛爲後生憐知同遊皆非儕輩矣又云江上時情傳警報樽前壯志說登科又云可憐劉濞區區業贏得功名屬亞夫蓋時聞陽明平定宸濠也衡山詩純乎唐音爲書畫所掩不以詩名余每展此卷輒擊節高歌慨想前賢風度云

李陽冰般若臺記跋

磨崖刻往往屠具形模惟唐紀泰山銘礱石加刻故筆鋒逆現其他皆不及也閩人刋碑多不礱石而況磨崖乎此般若臺記筆勢雄直自見魄力然終不及他碑也

蔡端明萬安橋記跋

此記文法雅鍊以少勝多當爲名作不獨書法雄俊足追魯公也大書深刻故至今完好尤爲難得橋爲泉州至興化孔道惟學政按試由泉至永春由永春至興化不由此橋夫入閩非易入閩而遍歷各府州尤不易旣遍歷矣獨不得見萬安橋豈非缺憾

八世祖蓼蔚公手書詩卷跋

蓼蔚公書秀骨珊珊得虞褚筆意此卷爲同里潘農部師升所得持贈侍御公者今藏之又四十年矣公爲前明萬歷丙辰進士觀政兵部未幾卒於京邸性慷慨尚氣節與同里周忠介公友善舉於鄉十六年始成進士嘗語同學曰吾若以民社司鐸終當循分爲先人博身後之榮若登甲科仕京秩當捐軀報國不顧身家也蓋前明京秩皆得建言公見時政頹壞故發此言乃天不假年而經世之畧未有表見當代惜之

從祖二林公書邵康節詩跋

二林公書初學香光余幼時見家中藏書公手跡居多筆意皆似董後學蘇長公筆勢開拓進以顏魯公鍾太傅結體嚴整氣象渾厚矣最後學漢隸於衡方碑得力尤多故其古樸蒼勁如夏鼎商彝迥非近代法物武進莊寶琛先生嘗言公書不受右軍籠罩卽以一藝而論空前絕後可想見其爲人是眞知公者也相傳公舉筆懸臂指尖向鼻故直筆皆短好古而不好奇仍歸謹嚴端正惟多參隸意耳吳中收藏家爭購藏之此錄康節詩直幅未脫鍾太傅筆意尙非晚年筆也又按公書應方外者最多惟不書紅色紙不書扇

侍講公手書學易纂錄跋

先五世祖南畇公潛心理學取法高忠憲具見遺書此手書易經附以註解蓋本朱子說而間參己意者也公守宋儒之學其註易務在明理不講象數惟取錯綜之說是書藏於家未有刊本先澤留貽願子孫世守焉

侍講公手評山谷誠齋二集跋

章幼時見先世書籍皆貯鋤雲園之環蔭書屋及幔仙閣二處其中二林公手評最多南畇公評者已不可多得此二書猶章讀書園中取以藏之者也公詩從德性中流出春風沂水和暢天倪信足上追擊壤非於字句

求工者山谷誠齋雖皆詩人而能剗削皮毛獨抒心得宜爲公所取法也

先尙書公鍾園生壙圖卷跋

先曾祖母宋太夫人先卒尙書公卜葬於香山鍾家園因自營生壙作圖志之題詩其後嘉慶初伯父侍御公乞潘榕皐先生題其卷首分書思深臨會四字蓋先生爲尙書公典試浙江所得士也先生享壽最高道光初猶矍鑠嘗過余索觀是卷讀尙書公自題詩嘆曰吾師不以書名今觀此卷無一筆不從唐碑得來神氣靜穆豈後學所能步趨耶謹按公書挺秀似率更而天骨開

張叉似從北海得來是卷章攜至京師十餘年今將赴閩仍携歸藏於家丙午八月上浣記

伯父修田公手札跋

章年二十以上每歲必寄一二書至京師或言家事或賀遷官伯父必有札答之要言不煩迄今思之語多奇中如一書云余年老思退後來龍起非予而誰一書云學者以治生爲本宜從節儉今章以不才忝居卿貳而不諳治生退無可歸公言皆驗矣始知善觀人者於年少時卽可定其生平公書秀挺瀾滘得力於承旨而不襲其貌

伯父秋岳公臨黃庭經跋

公中年棄舉業所觀惟先儒格言書法渾樸上追晉人所書黃庭經數語識者歎其筆無塵俗公嘗手書華嚴經一部閱兩載而成平居無事竟日染翰有求書者必却之曰吾非書家何堪應人虛衷若此非他人所及

叔父葦間公書九成宮醴泉銘跋

章年十二三時葦間公家居日臨醴泉銘歐帖不下數十本因向公乞得此册公又嘗大書唐人七絕一首令粘壁間又爲書孫過庭書譜六幅今惟醴泉銘及書譜尙存公書學曾公渾厚凝重一筆不苟如其爲人都門

及吳中多有流傳者

韋間公汲雅山館詩稿跋

公詩初學西崑後歸雅正五言古窺王孟韋柳之奧今仲弟鄆稿至京師囑章刪訂雖所存止三卷然各體之妙略見於此詩固不在多也乾隆癸丑先府君卒於家公有哭兄詩五古四章情文悱惻尤爲卷中傑作公歸田後章嘗從公於問梅詩社其時雖詩思漸減而筆力益蒼今所存亦有數篇乙巳七月書於詒穀堂

叔父竹坡公臨蘭亭帖趙枯樹賦跋

公年三十餘即棄舉業惟觀史鑑及染翰而已所臨蘭

亭及趙承旨枯樹賦不下千本秀挺中仍帶藏鋒結體純乎承旨惟用筆謹嚴瘦削不類他人學趙但見癡肥公有晉人之曠達而天性肫誠故書亦超雋

先妣顧太夫人手書家信跋

余前母顧太夫人書法率更倜儻有骨不似閨中人作所見惟家書二紙乾隆丁未府君應試禮闈太夫人作此以寄比府君歸而太夫人已歿於母家矣著有芸暉閣詩草行世十年前河督麟公慶之母惲太夫人選刻閨秀詩吾母作與焉乙巳八月書於京寓

遠峯兄殘稿跋

余年十歲兄以編脩隨侍家居見其嘗出文稿一編示余塾師第一篇題係桃之夭夭一節及余學文問兄此本何在則已爲友人攜往雲南矣予甚惜之兄笑曰今復何用耶後伯父檢兄文二篇授余一題係如以朝衣朝冠一題係曰得其所哉二句爲陳柏亭先生改本然皆童年作非其至者後儕堂叔父出所存子在川上一節題文讀之始見匠心之妙卽此爲殘稿無他存本也

退齋璽刻跋

右退齋璽刻伯父守約公書公以乙科當爲令不就家居守墳墓奉祭祀宗祏賴之書法平原退入香光於近

代書家逼肖張得天以書名吳中所箸有退思錄皆輯先儒格言予猶及見之

粵東詩鈔跋

右粵東詩鈔一卷伯父謁堂公箸篇什無多未刊行世公以乙科出宰合浦遇鞫囚行杖輒閉目不忍視嘆曰是官非我所能爲也未幾遂引退是編爲在粵所作讀之猶想見天懷之仁厚焉戊申六月書於閩南

董香光字卷跋

右香光行書卷筆力遒邁所書皆禪語其一起四句云靈光不昧迥絕根塵體具眞常不拘文字跋云昔人讀

張無垢中庸解謂近於禪今觀横浦集平平耳必如諸老宿此等語方可爲中庸解夫以禪語解中庸非一日矣然出於山林遁世之士猶可也香光官宗伯逃禪已非所宜況援儒入墨耶

東林山志跋

余從兄遂峯公早躋淸華好道家言超然有出塵之想嘉慶丁卯秋屆憂在籍奉母至雲栖作佛事閒杭之東林山有仙跡歸途獨往遊焉有山翁吳靈圃玉樹者偕與東林山志稿本卷首載榴皮仙蹟二十八字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成緣好客黄金

散盡爲收書其字在篆隸間而結體或整或斜要皆有致相傳爲洞賓降於沈東老家東老飲之擘榴皮掃壁成字而去後載名人題詠及山川人物凡若干卷蓋欲刋而未果者也是年冬兄往濟寧主講書院以是書付余余亦未詢其詳後兄歿於京邸越五年吾鄉徐澹菴行醫至東林東林人爲言其事澹菴歸以告予予始知是書所由來乃付澹菴仍歸東林靈圖及其山人不勝喜復益以近人題詠乞余刪定而授梓人予即請澹菴志其緣起末及自綴一詞也道光乙巳偶憶此書屬家人郵至京師開卷黯然不勝今昔之感因書數語俟他

年泛舟浙西訪吳翁後裔俾附卷末云

小谷口畫引跋

道光丙午冬余視學來閩夢白鄭中丞既持所著詩相贈復出所作小谷口紀事畫引見示蓋舉生平所歷之境各繪一圖而弁言以叙其事微異於年譜而命意不殊者也畫凡六十幀就公生平蹤迹而標題之其間家庭之聚順朋友之歡娛仕宦之遷移山川之閱歷足以發忠孝之情起經綸之志紀遭逢之盛寫恬淡之懷非徒資博物徵吟詠而已也吾吳尤西堂太史曾繪生平事蹟若干幅刊於集首顧西堂一名翰林足迹所至未

若公之廣且文學侍從之臣無緣以事功表見所處之境與公有不同焉者而後人覽其圖猶慨慕其文采風流況公鴻猷碩畫經緯封圻不徒以文采風流見重於世後之覽此圖而想望公之爲人又當何如也余初未識公當海氛未熄時公方家居慨然出爲其鄉捍患浙之大吏舉以入告時余備員樞直因知公之賢且能意其爲人必當魁梧奇偉及今相見則恂恂如老諸生始知肩天下之重任者必資學養而才智內含也因書數語以志雅佾

太姥山圖跋

余聞太姥之勝按試至福寧距二百里未獲遊也福鼎洪廣文出太姥圖相贈則其學陳生九苞所畫披圖覽之始知有所謂傳聲石羅漢岩滴水洞棋盤石九鯉石象石雷轟石玉笏摘星峯鴻雪洞馬龍岡者其最奇爲摩霄峯其旁兩峯插天其中曰天門其下即濱臨大海洵天下奇境也雖不得至其地得此圖以當臥遊亦差快意矣陳生世修儒行早躋黌門翰墨之緣特其餘事夫自古文人皆須佐以閱歷史遷西至空同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所歷山川有以開拓心胸故其文章獨絕千古畫家亦然陳生嘗遊關中覽太華終南之

勝又隨林殿撰鴻年至琉球島嶼千重洪波萬頃俶儻奇怪皆入毫端宜其畫法蒼秀不落恒蹊也余既愛斯圖又慕陳生曾乘長風破萬里浪其胸襟磊落有足多者因題其後

唐莒國公唐儉碑跋

予弟翊得舊拓唐儉碑以王氏金石萃編按之其未經磨滅者凡多若干字後之志金石者可采證焉案碑云聲高彥伯之右功出孟堅之表見之開府莒公矣萃編闕右功出開府五字禁止令行有伯山之威福闕止令行三字抱廊廟之口口公輔之器闕抱廊廟三字司令

口亂宰門華胄闕司令亂三字蕤口麗於翰苑雄口口於談叢闕於談叢三字口地方馳則遺風追電闕電字昔長卿口口武騎闕武騎二字以今口古闕今字未建口口之策遠會孟津之期闕之策遠三字隱太子至晉陽高祖初申通家之交好闕高祖二字而以高字上原空二格誤作闕文公口前識之口口及列代之廢興闕前廢興三字有陳琳殊健之筆王粲宿構之才闕王粲宿三字洪濤若割滅項之口未期闕項字滅誤作城或靣水背山或先偏後伍闕先偏後伍四字昔孔演宏才將元規而並列王恬口口與真長而共口闕列恬二字

控弦之衆闕弦字高祖批患釋難闕批患釋三字實諳
僉論闕僉字不勞飛箭便下聊城闕下聊城三字而馬
邑之酋長闕酋字鼙鼓染鍔闕鼓染二字徵男尙識
豫章公主闕徵男二字夫人河南元氏考行儒誤作行
瑀子孫之守宗廟□先祖無□而□闕孫宗先祖四字
更刊琬□闕琬字遠見流言之□闕流言二字四氣迴
環闕迴字超三台之上階冠五等之尊爵闕三冠五等
四字韋丞相之祖業不待飾於□□闕飾字□祉追尊
闕祉追二字□□鑿沼聽鳥觀魚福兮所□闕鑿沼魚
福兮五字□邪搆惑忠正戀君賢良□□闕邪戀君賢

四字其餘如氣爲二字上有殖物化渻正五字匈匈二字下有鬬荒餘風旣五字尊字上有社追二字龍劒衱服熊戰照門苹編止存龍劒二字又有計賢草生墳歲月巳八字并不知其次第之所在緣所見係劃裝本當俟博雅正之

歸樸龕叢稿卷之十一終

卷十二　奏　啟　箚　判　告示　條約

長洲彭藴章詠莪

代王大臣謝
御製文初集奏道光十一年七月
賜

欽惟我
皇上學懋緝熙道隆兢業溯開天於一畫肇啟苞符仰建極於九疇式昭彝訓丹毫闡藴摛經天緯地之文寶笈成編括帝典王謨之旨聿自紀元伊始歲陽再值夫重光欣覩

御製初刊
天藻爰釐爲十卷際文治光昭之日疊申講義於
經筵當武功耆定之年遂勒碑文於太學
御宸樞而宣化悉本
敬
天法
祖之心臨甲觀以敷言胥徵
勤政愛民之意球圖炳耀文萬旨千雲漢昭回襄六爲七伏
覩
宸章之富有皆由

聖德之日新言如絲而出如綸八埏嚮化聲爲律而身爲度

九譯同文前此

舜什歌風捧瑤函而瑞呈解阜今茲

堯文煥日開玉檢而象協昭明 臣等智類扣槃學慚窺管編

摩共效膺服同深萬理咸賅誦

聖謨者十六字一詞莫贊叨

恩賚者八十臣望

鳳闕以歡呼披龍縑而臚拜如遊宛委快覩赤文綠字之

藏喜識津梁共秉玉律金科之式

內閣恭上

孝慎皇后尊謚奏 道光十三年五月

臣等竊惟肅雝著美郅治起於宮庭令淑揚芬懿範欽乎臣庶宣瑤齋之惠問儀炳金函溯珩佩之遺徽光昭玉冊敬稽令典聿著隆稱欽惟皇后道協安貞德符厚載椒塗正位承天俔合撰之功蘭掖凝休象月叶方升之頌奉慈闈而昭愉婉女史垂箴佐宸扆而秉柔嘉內官修職詵繩衍慶早歌樛木之仁謝翟成

風羣仰練衣之儉愴
徽音之遐杳上軫
乾衷宜
鴻號之攸崇丕彰
坤範臣等欽遵
諭旨敬考彝章謹擬恭上
尊謚曰
孝慎皇后伏候
命下云
云

謝授光祿寺少卿奏

竊臣奉職樞垣備員水部甫膺
簡擢俾襄茂典於九儀更沐
恩慈預領大官之三署拜
命初逾四月遷官又進一階感茲稠疊之
鴻施彌切悚惶之蟄悃臣惟有恪恭自矢修執事於烹飪慎
密爲懷勵微勤於橐筆策駑駘而取路益深隕越之虞
效葵藿以傾心冀答
生成之德

謝授通政司副使奏

竊臣江左庸材備員樞直荷

聖恩之優渥叨卿秩之頻遷京兆忝襄獲覽人文於三輔鎖闈迭至末蠢考政於兩科方慚報之涓埃豈意

恩隆拔擢聞

命之下彌切悚惶竊維通政職司章疏納言首命於虞廷副使業贊登聞鎖院特開於宋室清嚴之職方待賢良檮昧如臣實虞隕越唯有在公表節常矢三事之勤維允自箴更須

四聰之達

一統志告成謝議叙奏

欽惟我

皇上德暢垓埏
恩覃畡澨東漸西被寰㝢慶洽夫珠囊八會十華圖籍光昭
夫玉簡臣等備員史館獲覩成書榮分太乙之輝課協
同寅之力優叨
甄敘莫罄軒騫伏念
熙朝疆域駕軼漢唐大漠風雲遙通回準震
威稜於紫塞梯航效順以偕來播
闓澤於黎元嵩華騰歡而獻祝是用跨越百代勒成一書天
馬銜雲而來流沙無外洛龜負書以出括地有徵禹甸
春回覩萬國會同之盛

堯階日麗紀九州清晏之庥

謝稽查右翼宗學奏

叨塵宗署力瞻

親睦之庥善導

天潢幸附師儒之列惟宗學人才蔚起久沐

甄陶而小臣賦質樗庸忝資講習荷

丹毫之

特簡矢素志以難酬

巽命恭承觀摩攸屬臣惟有隨時勸勉俾知

培植之

恩實力講求竊效直溫之義庶此日振振公姓已爲瑞於周
家他年蹇蹇宗臣共齊賢於劉向
謝充福建學政奏
竊臣樗櫟庸材菰蘆下士荷
隆施之疊沛階晉清卿感逾分之叨榮秩參宗署涓埃未報
葵藿徒殷茲復仰沐
溫綸畀以學政重任伏念閩省自南宋以來儒宗蔚起未洙
朱子之流風史籍專攻共習鄭樵之通志人文既懋表
率爲難臣師法雖專徒守前賢之矩矱
聖恩猥被忝爲多士之儀型闡

命知榮撫躬增惕惟有盡心月旦求符海嶠之公評舉足冰
淵益勵草茅之素志

謝授左副都御史仍留學政奏

伏念 臣 賦質庸愚受
恩優渥備員樞直愧未報夫涓埃疊晉卿階更時虞夫隕越
上年八月奉
命視學閩省忝預衡文之任鑑別為難每思訓士之方匠成
非易茲復蒙
恩擢授今職
鴻施逾格得躋九列以分猷蛾術因時仍傍三山而造士撫

衷循省感悚難名惟有勉竭愚忱恪遵

聖諭勗諸生以立品毋蹈歧趨協輿論以秉公不渝素志因

文考行敢辭董戒之煩責實循名藉答

生成之厚

內閣公賀李鹿苹制府協揆啓

伏審發冊

彤廷登賢金鉉樞衡宿朗齊輝四輔之垣旌節花開仍領

八州之督簪纓臚慶鐘鼎增華竊以紹天闡繹之朝必

有熙載調元之輔引星辰而順軌傍日月以乘舟況乎

壤祝

堯天

寶籙正開夫十瑞琴諧

舜陛卿歌遂踵夫五臣方躋

盛治於炳麟宜櫟師儀而譽蘋蓀惟我公經綸霄漢黼黻其

球通天地人曰儒學賅道筦兼智仁勇之事績冠侯臺

蓋自三清通籍之年卽占萬里垂天之翼銀花貼榜拈

毫則鳳蠟分輝玉尺乘軺握槧則龍門著望冰心在抱

碧雞之潭月同清青眼持衡金馬之山雲頓豁更浮槎

於白水乃弭節於紅崖奎光耀參井之躔文物盡荆梁

之産迨星軺之三駕欣珊綱之頻開衡嶽融峯摛藻杜

韓而後澧江鄂渚搴芬屈宋之餘栽桃李於藝林徵楩
柟為國幹運斤斷推匠氏持鑑可識人倫洎乎繡鷹臺
端花驄山左節旄東指控三司鷺飾之車穗秸南來騰
萬斛龍驤之舳耀霜威於尺簡勵淵操於寸衷由是膺
特達之知做無方之立光弼堪當閫寄吉甫早擅治名豫域
宣防賡瓠子秋風之曲炎方安撫聽荔枝明月之詞迨
畢車莅夫皖江更幕府開於淮涘帆檣絡繹克期而早
渡安流韎韐巡邏畏法而羣趨嚴令既而封圻全楚八
九之雲夢胸吞控馭三湘卅六之沙灣牙錯重望則司
空出鎮歡聲則僕射東行江漢從風狴犴向化載㦸虎

節爰駐羊城桄榔舊嘯於仁風椰葉重沾夫甘雨航海
鮫人之貢翠鳥香犀瀕江龍戶之租綠蘆黃稻杜元凱
才堪經武柳公綽意在除奸島嶼參差息鯨波而思訓
練鋋覘駢坒羅蜃市而禁奇衺卽觀邇日之敷陳咸仰
作霖之學畫爲民造福重
兩朝喉舌之司惟
帝念功升一德股肱之佐外仍從於寇借攀轅慰南國之謳
思內寶倚於房謀舞羽聽西陲之凱奏溯一十三科以
上首叶金甌閱二十四考之時纔攜玉杖方且進昭文
之職溥太極之泉公袞揚華桓圭秉瑞某等叨依省戶

典籤交愧於菲材幸附門牆賀紛得循夫故事華蓋之
攀入桂早荷榜懷黃麻之似六經喜聞
綸綍暫睽旅謁有懷薇院之摳衣共仰鈞調引睇鈴轅而奮
札珠江遙挹先獻上公副相之詩金闕高瞻式符
聖主賢臣之頌

檄各學勤舉月課劄

日省月試百工尚有程能春誦夏絃多士詎無考課查
興化南靖等學月課最勤業經本院或列上考或加記
功所以風勵學官俾知稱職也乃此外申送課卷仍屬
寥寥虛叨廩祿之班有愧師儒之任諸生不勤學業必

至日事閒遊非分之爲由此而起青衿佻達教人之咎
奚辭白簡森嚴糾下之條安在各勤司鐸免蹈禠鞶

請爲本生母服斬衰判

漳浦生員陳忠鄂以自幼出爲叔父後所生父歿
持降服所後父歿持斬衰今所後母改帷有父無
母所生母歿願服斬衰判曰

禮不貳斬哀未忘而情弗過孝先百行要有等而義始
通該生報本雖殷承祧莫改所後之母已絕未容因母
而遺父所生之母難忘豈可薄父而厚母義所不協心
即難安應仍持降服准其心喪三年如制

城甎砌牆判

政和知縣詳監生某屋後圍牆蠣粉脫落露出城甎六塊請照違制斥革訊究判曰

田宅踰制固憲典所必加羅織成冤亦糾參所不貸監生某行非梟獍居本蓬蒿牆內城甎雖科違制數僅同於六鷁非有百雉之觀屋復購自十年已閱兩家之業欲指爲盜竊則毀城證自何人欲擬以僭踰則築室成於誰氏況蠣粉剝而始覺知出無心若蠆尾令而必行是爲枉法難允褫黌之請聊紓刻木之銜

福建學政關防告示

為剴切曉諭以肅閑防而整學校事照得

國家設立學政之官所以宣揚

聖化振作儒風責至重也顧弊端不絕無以遴選真才人品不分無以敦崇實學士子中有躬行孝悌砥礪廉隅堪為庠序楷模里閭矜式者必當甄拔而優異之其或不惜聲名致干條教豈可加之姑息弗示創懲惟旌別之兼施庶轉移之有望閩中為人文淵藪我

朝二百年來名臣大儒後先接踵或窺程朱之堂奧或抉孔鄭之藩籬正學昌明流風未泯多士薰陶有素必能文行兼優此日潛修樹儀型於鄉黨他年特達資拜獻

於
朝廷設或競逐浮名漸漓實行必至喪其素守流入下愚腹無邊氏之書懷等禰生之刺騖名者助呼將伯貪利者病類芸人甚至糧稅遲供罔念食毛踐土觸蠻好鬬不思虧體辱親此皆俗士之澆風非復儒林之雅操雖幸逃法網清夜終覺難安況必有餘殃天道從來不爽願爾多士共切省躬比玉無瑕斯爲美矣如圭磨玷有則改之本院江左名門代修儒行八傳科甲兩世狀頭家承積善之餘躬勵承先之志恪遵祖訓謹守官箴曾掄文武於京畿屢佐典司於鎮院凡茲利弊無不周知

茲者恭承

簡命視學名區聆

聖訓之諄諄覩人才之濟濟唯有先加啓迪不辭口舌之勞繼董防閑必懲舞弄之弊履文場者廿八載忍負初心

依

禁籞者十二年敢忘

溫諭冀培士氣仰答

主知鋤稂莠以植嘉禾種芝蘭而芟蔓草鄭公孫之火烈豈得已哉楚令尹之終朝固所願也至於地處海疆宜修武備集生童而校閱雖無行陣之威合步騎而參觀兼

重弓刀之力各宜勤加練習有勇知方熟讀韜鈐以備干城之選力持品節以爲鄉社之型此使者所厚期願諸生皆自勉其或玩而不振驕而不馴皆非禦侮之才難與序賓之典

國家揆文奮武原屬兼資本院責實循名亦無偏重勸懲不異共凜遵循玆當下車伊始特剴切曉諭士子等毋得視爲具文也

勸止溺女示

天地之德曰生萌芽不折父母之憂唯疾襁褓尤憐是以惻隱之心徵諸乍見孺子腓字之異詠於厥初生民

何習俗之移人竟忍心而溺女初聞呱泣遽占滅頂之凶別具剛腸罔念膚毛之愛拂天理乖人情戾氣所鍾召災匪細吾吳潘功甫舍人作勸濟溺說屬余攜入閩中復得鄭夢白中丞文一篇乃彙而刊之以廣勸戒充此仁術厥有三端勸而悟之使自止者上也醵金贈之使自養者中也設局收之立法禁之者下也與其謂人父謂人母痛癢不關何如饋于斯粥于斯恩勤足恃醵金補助收養仍屬本家按侯稽查姓氏存於公局此爲中術切近易行而亦無弊凡我生童果能實力施濟苦口勸戒因物付物仁人原不居其功以心感心赤子無

不蒙其福本院必當酌加獎勵以爲矜式其各勉之毋忽

曉諭士子勸民戒鬬示

爲剴切勸諭事照得本省漳泉兩府素有械鬬之習近聞興化亦染此風前撫院鄭既譔戒鬬說一篇頒發各屬開導愚民復印數千本託本院於按試時分給生童以廣勸戒誠仁人之用心矣本院視學此邦職司教化所願返澆漓爲渟厚變慓悍爲循良風俗蒸蒸媲美鄒魯惟是關防嚴密巡歷匆匆雖時切夫隱憂實難周於開導思爾諸生四民首列三物同興身遊庠序之中既

自薰陶於詩禮心識科條之意尤資激勸於州閭古者
王烈居鄉盜牛知恥管甯流寓汲井息爭誠賢哲餘風
諸生取法是用各給斯編俾資善導庶蠢爾愚頑各曉
然於械鬬之風實足以干天怒而拂人情喪宗祊而速
栽禍將日遷月變既克副中丞慈祥愷悌之心卽海澨
山陬亦共享
聖朝康樂和親之治爾諸生居鄉而能善俗卽出身亦可臨
民非分外之責成實相期以遠大也如能實力申勸著
有成效者許得由學申詳或由縣具報本院必當優加
獎勵非託空言其各勉之毋忽

禁童生假稱年老示

青春不再方深燕歎之情白首有期何不須臾之待該童等問年已屆杖朝覿面依然斑鬢童試妄思弋獲賓興即可邀

恩積習相沿居心不正未卜青衿之廁徒滋絳縣之疑名器不可濫邀宜加稽核人品端於始進慎勿虛浮

問心堂示生童條約

一正心術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欲正心術當將此二語默自提撕警覺其所包者廣矣

一飭躬行孝爲百行之原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故可以賅百行多士先於此致力則操其本矣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亦以孝爲先推之倫理族類之間各竭其誠躬行所以粹美也

一勤學業學業以讀書爲本讀書以經訓爲先漸漬於經訓之中以明其理則於邪正公私之界灼然無惑於心而遇事不失其守矣故勤學業實有益於心術躬行而非徒泛覽詞章矜言攷訂也第詞章攷訂亦賅乎其中所謂由本以及末當知先後耳

一戒躁進窮達有命非可以力致也　功令森嚴亦可以身試也勿論求榮反辱雖悔難追即使僥倖成名而予之齒者去其角亦理所必至使者閱人多矣願諸生各安義命勸學以待時

一持節儉士子坐守寒氊白粥黃虀乃其本分倘或習爲奢侈必至取非義之財以供揮霍喪聲名罹法網皆因乎此先儒云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宜常體味此言其或家本殷富不妨素位而行當以其餘賙恤里黨或資助地方義舉方爲用財得當一切奢華之習仍必從刪

一息爭訟訟則終凶古人不我欺也士子束身脩行諒無與人爭訟之理倘有鄉鄰親族遇事不平以致涉訟者務當力爲勸解或以情原或以理恕使之消釋則保全兩家功莫大焉

一黴游戲歲月如馳無聞忽至與其擲光陰於角逐之場何如閉戶而修其業古人分陰是惜學問中汲汲不遑寶無暇爲游戲之事況一拋正業諸邪得而中之可不愼歟

一勿言人過伏波戒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蓋非獨遠禍亦以養德也君子以脩身

爲務見不賢而內自省可也何忍宣之於口以暴人之短哉

一勿看閒書吾人讀一書卽有一書之益上而明其理有益於身心下而掇其詞有益於記誦若稗官野史詩文所不能用閱之徒費工夫有志者不爲也

一力行善事如惜字恤嫠育嬰施衣施藥施棺收埋等義舉卽小康之家亦當量力行之久而勿怠貧士則出力助理或爲勸募常存濟人利物之心自不至流入谿刻一路心地旣厚福澤自長矣

以上十條語雖淺近要皆切於身心日用非如好

爲高論迂遠難行者也使者平時嘗舉此以教子
弟訓生徒今願公之多士倘不河漢余言置之座
右以當箴規亦未必無益云

歸樸龕叢稿卷之十二終

跋

癸卯六月湜始謁

彭表丈詠莪先生於京邸後四年先生視學閩中復獲從遊侍几席者餘一年至是益窺先生學問之源并獲與聞述作之旨旣得盡讀歸樸龕文因類而錄之編爲十二卷校勘巳竟謹舉平日所得於先生者附載數語於此曰先生㓜攻詞賦熟於漢唐名家之作故其文奇偶相生華實並茂然用以發抒心得不繪鏤襞績以爲工也其治經不改訓詁而得其說論易自九師以下元元本本旁見側出蓋潛心漢學而貤其說者其平居議

論和易渲實戒學者毋鶩高遠謂二氏之學未始無好脩之士出其中而以其說混於吾道爲防今試取斯編讀之精實如粟帛簡貴如金玉淵然粹然無近代文人矜亢之氣蓋表裏合一卽其文可以知其學卽其學可以知其人矣尤所異者先生每有所作下筆千言若書宿構蓋醞釀旣深有觸而發逢原之下自協規矩老泉謂歐陽子支無艱難勞苦之態混於先生之作亦云也

道光戊申六月望日表姪江湜拜手謹跋